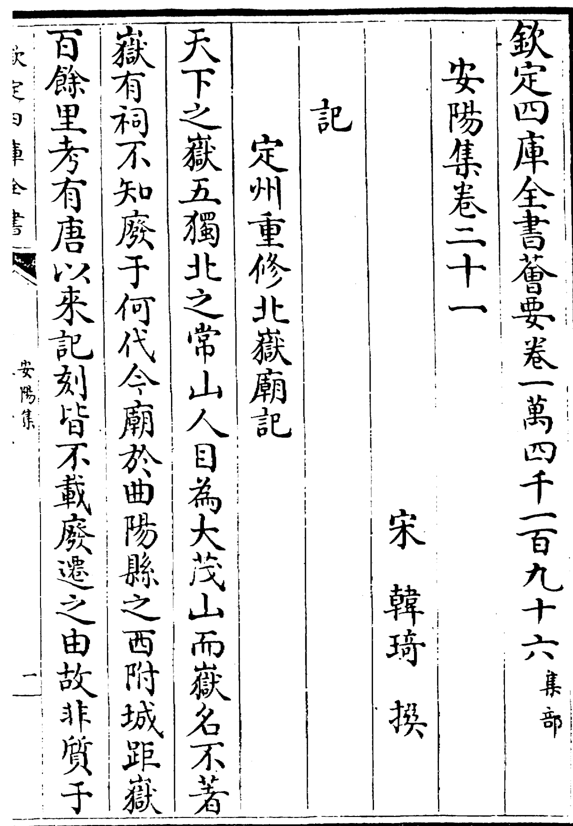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安陽集卷二十一

宋　韓琦　撰

記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

天下之嶽五獨北之常山人目為大茂山而嶽名不著嶽有祠不知廢于何代今廟於曲陽縣之西附城距嶽百餘里考有唐以來記刻皆不載廢遷之由故非質于

圖志人或不知嶽之所在焉於禮祀莫大于天地而五嶽次之古者天子壇以祀四望若時廵至其所旣柴然後秩而望祀之廟而祭焉非古也其後世之文孚然則爲之者誠有意焉耳夫嶄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百派别林焉而萬榦擢嶽之形也倏霽忽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雹發嶽之神也人狎其形而易之也蕲于是畋于是安知其所以爲神哉君人者患民之不知也於是廟而像之以警民之耳目致其嚴奉之

心使違禍而趨福雖文于古其於教也固益明矣若其視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有唐以王我朝撫有天下馴致太平真宗皇帝紹祖宗之隆以建皇極封泰山祀后土曠絶之禮無所不講由是尊五嶽而帝之復以安天元聖之號表于我神懼世人之未詳也又製奉神述以明之蓋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重斯誠也雖萬世可知矣故廟宮之制崇飭宏大惟禮之稱著于定令以時繕修歷年既長吏職廢怠日風月雨以圮以漏功

大費廣人焉不葺每歲立冬天子之所署祀册就遣守
臣以祇祀事至則羅其籩豆洗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
於頹簷壞廡之間退而安然罔以為恤慢神瀆禮莫斯
為甚慶歷八年夏六月某𫎇領州事得居嶽鎮之下知
廟之未完也由市材弗給役徒弗充而民罹水災歲以
大歉凡厥用度弗敢為擾會有詔毀鄉民之擅為祠者
得取其材以濟之盆兵暨工責成于邑吏而曠時不集
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君開謹於其事願盡力焉

卒其縣主簿李奕留廟所百餘日悅使其衆而已焉弗懈於是弊陋朽橈之迹煥然一新又於其庭起士民薦獻之宇俾勿褻于神而神益以尊彩繪塗塈罔不精極宜神之喜肸蠁来宅皇祐元年冬十月某日以訖功来告僚屬請以鄙文誌于廟石而弗克讓夫吏之為政也有善惡焉神之為監也有禍福焉善焉而以福惡焉而以禍神理之宜也或反是焉則非人之所知矣守臣當謹天子之命而治神之居潔神之祀修已以愛其民人唯

神之所以禍福而已謹記

定州新建州學記

天與人性不一聖人欲率馬而一之於善非學不能也夫子之言性有三曰上智曰下愚曰中人謂智愚則不移矣然而中人之可以上下者由學與不學乎昌黎文公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夫智者之欲益明愚者使知其可畏又必在乎學而已矣嗚呼文公之言性可謂能廣聖人之道而所勸多矣故三代

之興也自國家以達乎鄉黨必有學以敎其民人尊其性使一之于善以明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道然後人安其分而享國永長大矣哉學之有功於治也如此上之二十有二年圖講萬化益究元本思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其民始詔州郡皆立學差賦以田俾資其用守臣從風競自崇飾異有以副天子首善之意而定處北邊承詔者不知其本以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也獨慢而寢焉又四年某忝命來守

未幾仲秋之上丁始躬行釋奠禮于夫子之廟閱舊記始唐大中末州帥盧公簡求以廟本會昌所廢天祐佛祠其制猶若浮屠氏所居乃更而大至天祐中王公處直本朝開寶中祁公廷義祥符初李公允正皆能於兵寇之餘因其極廢而復興焉後之為此者不能繼四人者之用心故日復隳削至是室宇垣墉頽壞垂盡由閾以内鞠為汚萊獨夫子之堂以巨材堅壯不能摧撓而上覆穿敝泄落風雨升降薦獻僅無所容屬歲方大饑

詔停土木之役退而歎憤志期必葺後二年農里屢豐邊陲無事乃命禮賓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張君僎選督工徒以新廟宮功費之大實均攺作凡再踰月而廟完於是即廟建學市垣北之地通而廣之以規以度不陋不侈講授有堂肄習有齋庖廚井匽師生之具無不備足較其功費復倍廟焉又再踰月而學成乃以七月十九日甲辰具牢醴率僚屬以告于先聖而延諸生焉噫夫子之教天地也凡爲人者孰不戴履之捨天地將安

之乎故文武一道也惡有二焉昔夫子亦甞學焉而後識其大者故曰我戰則克晉列國也猶用詩書禮樂之帥卒伯諸侯是知為儒而不知兵為將而不知書一旦用之則茫然不知其所以克之之道而敗辱隨之其所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者是真不知其本者也今上之廣學也將養育天下士之秀者使各正其性以明乎三代教之之道内充于已以待用故或取之為公卿大夫郡縣守長百執事皆能以其道佐吾君宜吾民交修乎

小大之職以至于海內大治而上得以高拱而無為如未用也則使宗族稱其孝鄉黨推其賢朋友服其忠信樂天知命守死善道而已若其破碎經史掎摭聲病專以篆刻之技茍竊仕進不思富已之道時而發之則非天子所欲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吾民之本意學者其勉之謹記

定州衆春園記

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園池臺榭觀游

之所以通四時之樂前人勤而興之後輒廢焉者葢私于其心惟已之利者之所為也彼私而利者不過曰吾之所治傳舍焉耳滿歲則委之而去苟前之所為尚足以容吾寢食飲笑于其間可矣何必勞而葺之以利後人而使好事者以為勤人而務不急徒取戾焉吾不為也噫彼專一人之私以自利宜其所見者隘而弗為也公于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則不然夫官之修職農之服田工之治器商之通貨蚤暮汲汲以憂其業皆所以奉

助公上而養其室家當良辰嘉節豈無一日之適以休其心乎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子貢且猶不知況私而自利者哉中山之地自唐天寶失御盜據戎猾兵革殘困民不知為生之樂者百有餘年至我朝而後始見太平亭障一清生類蕃息不有時序觀游之所俾是四民間有一日之適以樂太平之事而知累聖仁育之深者守臣之過也非公于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又安及此乎郡城東北隅瀦水為塘廣百餘畝植柳數萬本亭

榭花卉之盛冠于北垂蓋今宣徽李公昭亮始興之後實廢焉予之來懼隳其心於不公也復完而輿之凡棟宇樹蓺前所未備者一從新意罔有漏缺又治長堤鑿門西南隅以便遊者於是園池之勝益倍疇昔揔而名之曰衆春園庶乎良辰嘉節太守得與吏民同一日之適游覽其間以通乎聖時無事之樂此其意也後之人視園之廢興其知為政者之用心焉皇祐三年正月　闕

日記

定州閱古堂記

慶歷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述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厲且患其汨于多務而志之弗虔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為堂既成乃摭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為人法者凡六

十條繪于堂之左右壁而以閱古為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為屏翰授鈇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已也必賢而足其報禄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為也誠以已之道未充而君之禄殊厚任重塗遠惟仆踣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肴觴競笳吹四時之景交見于前予方仰而愧俯而

憂孰知夫樂之為樂哉其少進也則雖吏文之擾懐邊
責之在已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于幅巾坐嘯恬然終
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賔客之于斯僚屬之于斯
不離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為治者莫先于敎化用
兵者莫貴于權謀而俱本之于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
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被于旂常傳于
簡策邈千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
優笑之為樂而以是為樂則予也豈徒已之為盆是將

有益于人知我者其以我為喜爽塏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尚而增葺之宜免夫毀圮圬墁之患矣謹記

并州新修廟學記

三才各有主四時大運主于天萬物大生主于地人倫大化主于夫子曰於道何主曰主其中者也然天地之主或不能常焉而吾夫子之主雖終天地而不變也凡為人君為人臣為人子者能勉而及吾夫子之主則其

國治焉其家保焉其身安焉雖天地之主有時而戾固無預乎吾之所及然則人之道孰先于吾主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知其本乎先儒稱夫子者多矣獨杜牧之謂自古稱夫子之徳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言堯舜莫賢其徳而社稷莫偕其尊誠哉後之學者雖欲極言而増大之又孰加焉唯郡縣守長得施其教者能興學以恢其徳崇廟以稱其尊斯可以達其本者也太平興國四年太宗皇帝平偽劉一天下壞太原

故城從州榆次又三年復遷于唐明當時經始者乗用武之後慮弗及遠不知并櫞都會異日為一道之本凡城隍官府門戸衢陌之制一從苟簡不中程度視夫子之廟尤為不急置城之東南隅體陋而削僅有祠所景祐中康靖李公若谷首即廟建學得賜田贍學徒而人始樂教慶歴初文烈明公鎬又建禮堂於夫子之殿北而講始有容然皆因仍故基地愈偪隘其後生員寖廣至坫東西序所圖諸弟子室而處之二時釋奠三獻從

祀官與學生執事者不能徧列于庭半立廟門之外皇祐五年春某忝被州寄受署來謁知於禮之瀆而未皇改作始奏隰州司戶參軍牛景充教授以專學職明年秋大穰民安事簡於是馳使東魯得仙源廟圖像冠服之實買民廟北地命崇儀使并代州營內兵馬鈐轄張僎右侍禁兵馬監押王守恩集工視役徹其舊而一新之然後廣殿眈然而雄睟容儼然而尊顏氏以降諸弟子孟氏以降諸大儒或像而侍或圖而列次序於堂廡

之間煥然大備復徙廟東州兵之居以置學南書樓北講堂東西齋舍廟學異門又設射侯於廟學之間以備男子之習至于起居飲食之事必嚴其所俾稱是焉自始事底訖功凡度材治基逮塗茨丹雘之細一須官用無及民者夫廟學之新其於為治之道竊有志逹其本者而諸生其逹學之本乎今餙公齋萃公書潔公食日授經月課文昧其教者茍曰此欲吾藝之精取進士科富且貴而已噫如是則吾學乃教人竊禄之地非有望

於諸生也夫精藝而求仕末也得仕而行道本也然不由其末則不得施其本故由末而仕其末不可用而本或不存焉非竊禄何哉且晉之俗陶唐氏之俗也吾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豈習俗之易而習道之難哉蓋習俗易者其法傳習道難者其學廢今學興矣虞吾學者其務外勤于藝而内志于道一旦由茲而仕也則思以其道為陶唐氏之臣心陶唐乎其君心陶唐乎其民能如是吾始謂之達其本至和元年闕月闕日闕記

相州新修園池記

相於河朔為近藩而地据形勝西走鎮定之衝屯師積穀與邊鎮相左右然當無事時州之武備日懈不嚴至五兵不設庫散處於聽事之廊廡間敗壞堆積莫可詳閱郡署有後園北逼牙城東西幾四十丈而南北不及百尺雖有亭榭花木而扼束蔽窓隘陋殊甚牙城之北乃有官蔬之圃縱廣幾丈中有廢臺巋然荆棘蒙没州人但以其基正圓有道回環而上如螺殼然故以抱螺

名之雖老胥宿校不能知興廢之由予之来雖以病不堪事然猶不敢偷安自放而忘治之所急於是闢牙城而北之三分蔬圃之地其一居新城之南西為甲仗庫凡五十六間由是兵械百萬計始區而别焉以庫東之餘地通於後園由是園之南北始與東西均焉又於其東前直太守之居建大堂曰晝錦堂之東南建射亭曰求已堂之西北建小亭曰廣春其二居新城之北為園曰康樂直廢臺鑿門曰通之治臺起屋曰休逸得魏冰

井廢臺鐵梁四為之柱臺北鑿大池引洹水而灌之有蓮有魚南北二園皆植名花雜果松柏楊柳所宜之木凡數千株既成而遇寒食節州之士女無老幼皆摩肩躡武来遊吾園或遇樂而留或擇勝而飲歎賞歌呼至徘徊忘歸而知天子聖仁致時之康太守能宣布上恩使我屬有此一時之樂則吾名園之意為不誣矣觀吾堂者知太守仗旄節来故鄉得古人衣錦晝遊之美而不知吾竊志榮幸之過朝夕自視思有以報吾君也登

吾臺者西見太行之下千山萬峰延亘南北爭竒角秀不可繪畫朝嵐暮靄變態無窮俯視邪鄣之中民閭官寺伽藍𫂁廩與夫花顔柳色紅緑交映燦然如指掌之上一無遺者而知太守興此爲我屬歳時休暇優逸之觀而不知吾亦自謂能勤于作徳然後處兹而休且逸也夫予始以武備不嚴不敢以疾而怠治之所急而因得志其樂遇以及衆人之樂則是舉也豈無益之爲哉故直書大槩并告来者夫郡縣之爲政有期而更也政

有所利非一人能保其久也前倡之後繼之推其心以公而相照則國家之事無不濟者况一園池之末哉葺之廢之必有能辨其心者時至和三年三月十五日記

揚州廳壁題名記

揚九州之一地總淮海扼制吳會前代建府之重東南為冠故有唐藩鎮之盛唯揚益二州號天下繁侈其後高駢政失致師鐸之變孫儒楊行密之徒以盜攻盜更相據奪郛邑殘燼遂為戰衝本朝自李重進平必擇文

武材臣以領州事民安惠養日以完復慶歷五年春三月某得罷樞筦忝被茲任視事之隙因念前之為政者尚闕傳載非以謹官守而重朝寄也於是參考圖籍次以年月刻石於聽事之壁以示永久後之來者閱其官氏推訪治迹則善惡皆有所徵云慶歷七年三月闕日記

定州廳壁題名記

郡縣守長有記于聽事之壁前代無聞唐始盛焉當時

名儒所述則謂壁記非古也若原地里條物宜陳山川之形勝與風俗之好尚則圖牒存焉其所取者在乎彰善而志惡名氏遷次亦云末也夫能推名氏以見善惡謹遷次以尊王命亦春秋之事也雖於古未著而今可廢乎河朔並邊之郡以十數而定宿大兵據戰地故朝廷所寄之重不與他比慶歷八年夏五月始詔魏瀛鎮定四路帥各兼安撫之職定之帥領定保深祁四州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四軍凡兵民之政悉主之首是任者

非得文武兼備之才不可居而誤及愚者故臨治以来惕焉自勉以思報稱幸時既久吏民軍旅寖相信順事日簡得以補綴闕漏因訪國朝以来為州者之次序將刻石以傳焉而吏曹狃于武事不以圖籍為急壞敗忘缺卒不可究若但取近年可記者書之則又義無所本今故以朝廷更制之始為首尊睿圖而勤新治也夫已之為政是否固不可以自明必俟後人迹其行事然後善惡詳焉則予與来者既鑱其名氏揭諸聽斷之所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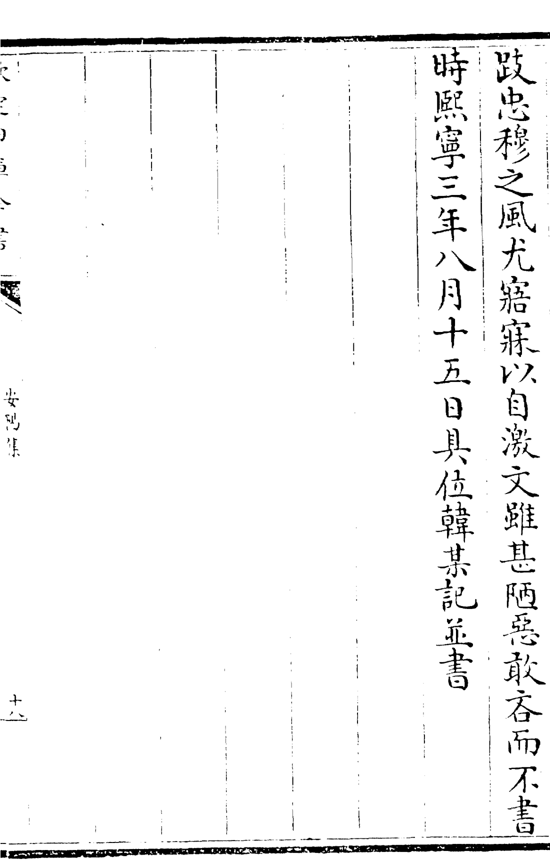
夕視之思不愧于後人座右之誡也可不謹乎某謹記

新修晉太尉嵇公廟記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為禍福所動以茍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戮者多矣若其鼎鑊在前鋒刃加巳能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當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哉惟晉侍中贈太尉忠穆嵇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亂各萌僭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力

當國難而成都王穎以兵犯乘輿衛從奔散獨公端冕侍側以身扞帝至血濺御衣而殞嗚呼公之知義明分可謂處得其死而不為難也故其大忠偉節赫然與日月爭光峷然與山嶽爭高天地知不可窮而公之名亦不可窮矣宜乎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欽遺風想餘烈置祠奉祀永永而不絕也相之湯陰即公死難之地其廟在焉前之為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為政所先因循不葺底於大壞今令張君楙至則首拜祠下覩其墮敝之甚

驚而嘆曰茲不職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迹與夫朝廷崇祀之意諭於邑民民皆欣然願共力以完之令乃寛與之約聽自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於是民益知夫大賢之忠於國者雖死於不幸後世必載祀典嚴廟貌奉事尊仰之如此皆思勉而為善自一邑而推一郡繇一郡而推諸四方則其為勸也豈小補哉廟完具書來告以余嘗雨守鄉邦願志本末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於古人余亦勉而執之者


跋忠穆之風尤𢋫寐以自激文雖甚陋惡敢吝而不書
時熙寧三年八月十五日具位韓某記並書

安陽集卷二十一

謹案卷十八第六頁前七行不惜高吟來近署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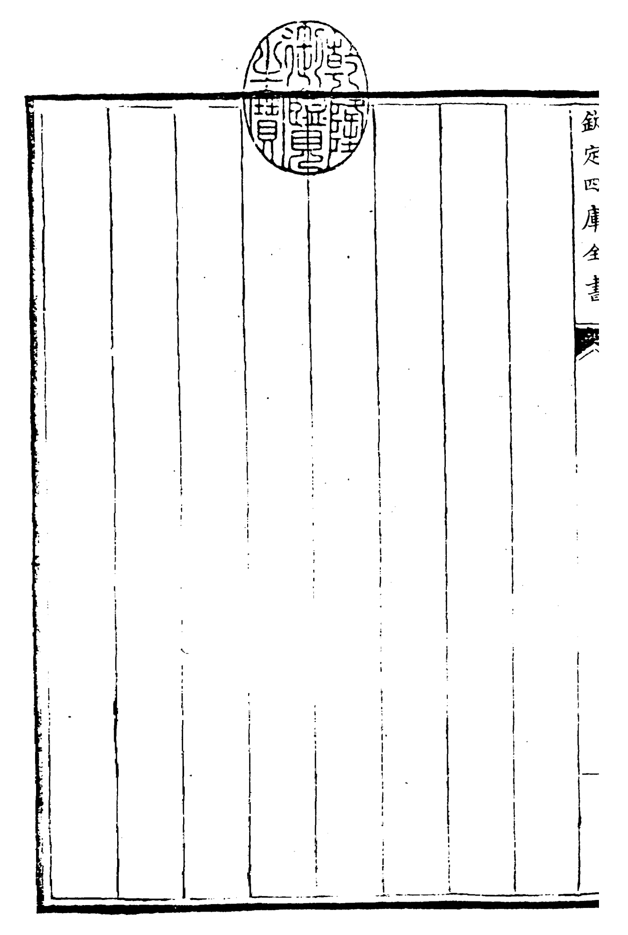
本近署譌疾置今改

第七頁前五行因卹冬民穡事勞刊本穡譌嗇今

改

卷二十第五頁後二行雲梳隴麥千行直刊本隴

譌隨直譌有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貢生臣左顒若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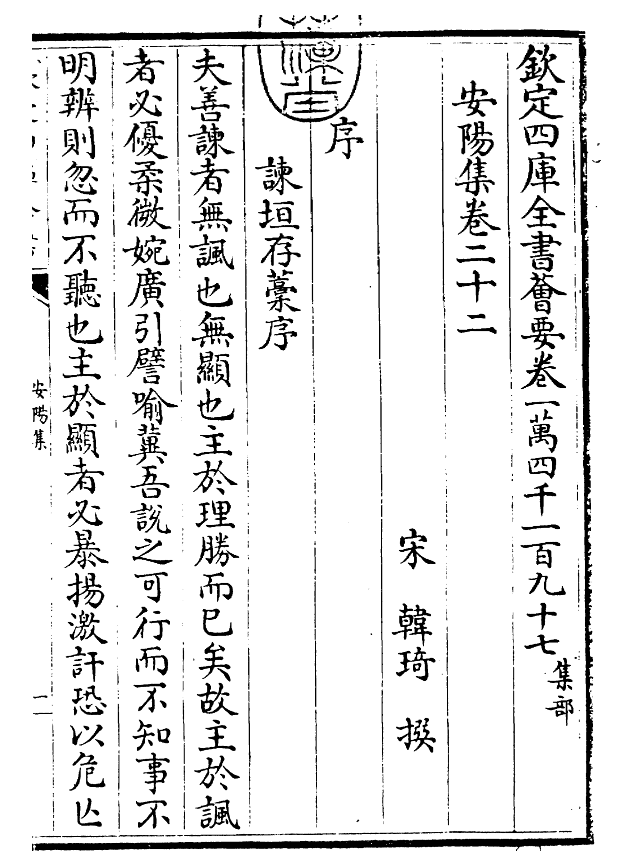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安陽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安陽集卷二十二

宋　韓琦　撰

序

諫垣存藁序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辯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

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茍不以理勝之為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蓋知體得宜為難夫得通明端槼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

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而知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爲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紀綱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樞垣實前日爲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歛而焚之以効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袞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册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

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録之離爲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藳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聽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来虚懐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閲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云時慶歴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文正范公奏議集序

某嘗謂自古國家之治否生民之休戚在人不在天人或不然之令於文正范公然後知其説之勝或者不足

疑而於教之有補也公以王佐之才遇不世出之主竭忠盡瘁知無不為故由小官擢諫任危言鯁論建明規益身雖可絀義則難奪天下正人之路始公闢之其後恤災南方扞寇西垂貳機政陪宰席宏謀大策出入仁義朝思夕慮條疏深切志欲膏澤中夏鞭笞四夷使我宋之基萬世不拔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沮者幾十四五逮公之亾也聞聽所及莫不咨嗟感慟惜公所蘊不克盡施於世甚則

推諸天謂人謀之不足為也嗚呼公之所陳用於時者大則恢永圖小則革衆弊為不少矣其未用者今副槀所存爛然可究一旦朝廷舉而行之興起太平如指掌之易耳此天乎哉必在乎人而已矣次子寺丞君緝公遺文得奏議卷政府論事二卷以某昔帥西兵翊内樞與公並仕而出處之與公同也俾序以冠其首夫以公之文武兼備乃靖王室朝野所論謂道之亨塞時之重輕率繫公之用不用則其德業之著於天下也久矣惡

假鄙文而後知哉但以忝緣僚舊飫公盛美義不敢讓且慰賢嗣之意云具位某序

韓氏家集序

某家本深州博野人也世以官學知名遭唐末亂違難屢遷以是家牒散而不完先祖令公善繼素業深以譜系為重乃取祖考以來墓銘所存者集為一編首自為序其意欲傳示子孫永永無窮及先君令公之葬祖考也亦親為誌所次先烈甚備自先君之亡家世文集所

掌不專四兄為孟州司法盡取先君文集之官兄物故嫂辛氏攜以歸其家不能辨識盡亾失之其先祖所集墓銘一編在家又遺脫大半存者首尾十數幅而已其自成立痛家集之散缺百計訪求十稍得其一二而所集著墓銘者終不可得每自感念未嘗忘心至于冥禱天地神祇亦冀萬一有獲慶歷三年自陝西四路帥召為樞密副使三代皆及贈典而曽祖妣忘其姓氏閔所存墓銘則有清河郡夫人之誌遂以張氏追封後再詳

之張氏乃四代祖皷城府君夫人也雖辨其誤而無如之何四年秋謀先君之葬得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爲誌贊善大夫薛仲孺書石書纔數行有宣州掌記辛有終者即辛嫂弟代歸来訪且云曽得先令公文二編不敢隱閟之驚喜遽問其目則口書題草也次日得之視其目如其言且慰且恨及反覆披究則雜以它文先祖墓誌亦在焉參考祖先事迹益以明白驗曽祖妣乃史氏也亟請書石者獨未書姓氏郡封是冬遇郊恩即追正

之噫是卒君者若稽數日不言亦後於事矣孔子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豈小子念親之至而神所報乎後之子孫其可怠哉因感其事取五代祖而下及諸宗屬所為文章編為六十卷仍以墓誌行狀及授官告辭冠於首篇命諸子姪人録一本以藏於家後主之者或不謹嚴使失其傳則上天至明祖宗至靈是必降殃以懲不孝其戒之哉其戒之哉謹序

三司封荆王集後序

某天聖八年自淄州通判罷丁大寧太夫人憂時三兄司封通判濠州得在左右手編兄文成十五卷嘗作序以荆玉為集名且志兄有才而不遇也後十年兄終于兩浙轉運使遺文殘藁又散於巾橐間大懼亡失不永其傳乃命其少子直彥復集為若干卷題曰荆玉後集嗚呼兄之狀貌語言今不得而見之矣其得見者生平所為文章耳諸子輩得不寶而惜之哉事備前序茲敢以略時慶歷七年八月闕日東平郡齋序

三朝聖政録序

夫監之無愆者先王之成憲也前之不忘者後事之元龜也昔周漢守文之君皆能謹行祖考之道故神保其治而民安其法閔予之詩寧一之歌繇是而作也洪惟有宋之受命也易五代之弊規萬世之策海内休息不覩兵革之患者幾八十年矣是蓋太祖太宗真宗神武之所戡定文德之所安輯以繼以承時用光大若其君人之遠體為邦之善訓固已存諸史氏之載悉於故老

之談宜乎開助後聖而垂之無窮已權嘉州判官石介
官學有立志切忠義感唐臣吳兢所撰貞觀政要迺謂
昔之曰聖曰治之主不世而出顧未若我三后之紹隆
謨烈之無前者也皇帝陛下天授仁喆孝而善繼不假
遠稽上古之術以期至化自可履祖宗之聖迹以興太
平然國謀之繁以萬幾之覽則浩而難究君務之衆以
一事之明則推之寖廣遂採記三朝以来行事見聞最
詳者類而次之為二十門目曰三朝聖政録每篇之末

又自為之贊以深諷諭之意夫古人有負暄美芹猶思自獻於上何則已之所奉者薄而心之所嚮者大也今介是舉也上以述列聖之美次以達一人之聽其於奉上愛君之心誠亦厚且大矣唯聖主日置左右留神觀采守此昭範勤於奉行以舉乎政綱以昌乎積累之丕緒闕文

趙少師續注維摩經序

如來以大圓覺深達實相不以真寂自樂而以普救衆

生為心故淨名長者通達方便現身有疾以求衆問令得解脫乃曰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衆生病滅則我病滅大哉言乎昔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無不被堯舜之澤者孟子曰憂以天下樂以天下是知淨名慈悲之心於吾儒仁義之道悪有戾乎若其演無生之法入不二之門雄辯神奇獨高衆論斯則大乘之極致空籍之宗本也至于集一蓋而覆大千之界攝廣座於小室之中假香積飯以薰衆飢取妙喜國以至佛

土有聞是說或以為疑曽不思凡夫一念之至猶能以小而容大冥近而造遠況如来慧照所舒性通無閡神變自在譬喻深眇又豈思議之可及哉此經前有僧什僧肇數家已甞注釋開發義趣號為詳博然微言妙旨猶或淵晦令致政少師叔平公以髙才偉度歷輔三朝功成勇退潛志内典燕休之暇續為新解大抵省繁就約疏與為明使新學菩薩臨文易曉速證菩提此又知叔平公博濟之心亦淨名之心也夫如来六德萬行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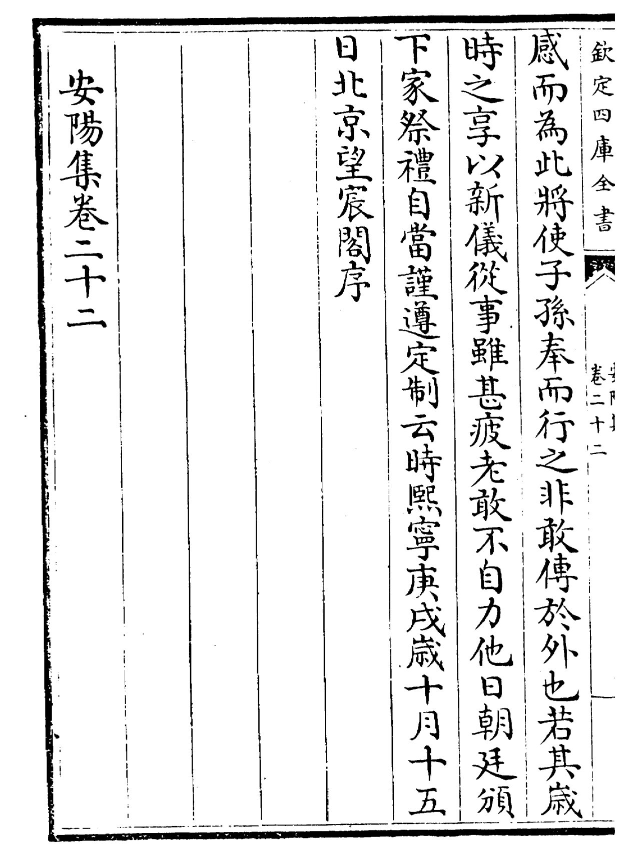
不具足而猶不斷煩惱出入生死御慈航於幻海中援斯溺者使登彼岸至於無量無邊衆生由我度故皆悉成佛而在如来一無所得雖欲稱賛髣髴何有窮盡而世之學佛者或得禪宗復性之説便謂頓然已悟與諸佛等輕詆祕藏不思踐履退而質其利佗之行則蔑爾無聞視吾淨名愈疾之心良可哀已經曰如来為大醫王善治衆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既得藥矣不服不行吾知病本決不能去茲論雖淺寧無儆焉某生汨塵俗

未始習佛辱叔平公之命勉為之辭深於佛者幸勿以易言為誚謹序

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序

自唐末至于五代兵革相仍禮樂廢缺故公卿大夫之家歲時祠饗皆因循便俗不能少近古制國家運祚隆赫承平有年曠絶之典無所不講慶歷初元始詔文武官並許依舊式創立家廟事下禮官裁處而迄今不聞定議某自主祭以來恪謹時薦罄極誠慤而常患夏秋

之祭闕而不備從俗之事未有折中因得秘閣所有御史鄭正則祠享儀御史孟詵家祭禮殿中御史范傳正寢堂時饗儀汝南周元陽祭録京兆武功尉賈氏惇家薦儀金吾衛倉曹參軍徐閏家祭儀檢校散騎常侍孫日用仲享儀凡七家研詳累月粗究大方於是採前說之可行酌今俗之難廢者以人情斷之成十三篇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昔鄭御史以年六十三久疾羸頓遂著祠享儀以示後而某年之與病與鄭適同遂



感而為此將使子孫奉而行之非敢傳於外也若其歲時之享以新儀從事雖甚疲老敢不自力他日朝廷頒下家祭禮自當謹遵定制云時熙寧庚戌歲十月十五日北京望宸閣序

安陽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一百九十八 集部

安陽集卷二十三

宋 韓琦 撰

雜文

題柳仲塗天平山記後

林慮天平山者天下絶勝之境也山有僧院曰明教余三來守相欲一覯而未得每僚屬出按縣與夫過客之好事者悉能往而游焉回必大詫于余曰是實雄偉秀

拔不可圖畫雖東南諸山素有名者皆所不及余姪堉柳材者本朝大儒仲塗公之孫也余嘗得公所撰游天平山記于材家見其所叙游覽之勝凡山之諸峰與巖洞潭谷澗谿泉石之名無不具載而聞今之所稱類多與公所記改易不同於是余益欲往周訪其實續為說以明之而院之主僧智因者得美石欲先以仲塗公之文刻而傳之故余未克如其志噫公之此文不傳久矣非余得于其家而因師之勤如此是必沈鬱而不顯抑

公之文固有神物所護使卒能傳之也邪既刻石余因
舉其大略以書于後具位韓某題

無友不如己解

或曰聖人之為教也人苟有心而進焉豈有拒而不與
之者乎而語載孔子之言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然
則劣於己者既不可以為友優于己者又安得而友諸
於聖人之教無乃隘而不通乎曰非是之謂也聖人之
教人也必使知其本此其擇友之本與曰擇友何本曰

學學然後能脩身身脩然後能擇友學明矣身脩矣則知其能忠信而循道者親而友之其不能忠信而違道者亦知其莫已若而不可與之為友矣曰人之求友也切磨而相成於善者也必俟乎彼此知道而後友焉何益曽子聖門之髙弟也而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曽子尚猶不自知其忠信而友於人况其下者邪曰不然學而知道得友而相成以趨乎聖人之塗其益豈少哉夫聖人而下所謂大賢

人者皆擇善而固執者也曾子之云者葢懼執之不固而失友道其脩身擇友之至者與若顧巳一行之高一能之長謂人有心而進於道者皆莫巳若而弗之友中人猶且不為豈聖人敎人之意乎

策問

問李唐以前御天下者皆寓兵於民有事然後調發之巳而復歸於農故耕戰相須國用不屈國家因五代之制總天下之兵以籍於官坐仰度支之給茲實外懾四

夷内安億姓之長筭也然而殫海内之賦盡榷酤關征之利而不充其費自西師之興伍符日增縣官之用益窘今以西北二敵之盛備豫為急銷兵之策固不可陳之于今矣欲民不加賦而養兵有餘其術如何

問國家養天下之兵以制四海其所患者財用不充而已昔漢氏有口賦之科筭緡之法過更之直賣爵之令皆兵之所資也子大夫宜條舉舊式可施于今者悉著于篇其議行之

問孔子曰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焉者明射鄉之禮尊賢尚齒決乎仁恩王者教化之大本也而茲禮之廢歷祀云遠詳其制度者蓋亦稀矣本朝守臣好古或參酌舊典以勸于境内衆反傳而嗤笑以為不近人情豈禮之異世不可復興耶將風俗之薄未明其本與子大夫其條舉古制復道自漢至唐能脩而行之者有幾著之于篇庶摭其可施于今者以助治焉

問孔子沒能傳其道者孟荀揚王韓五賢而已矣其著書立言與六經相左右執卷者皆知之矣昌黎氏以為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後之學者從而是之至於王氏當隋季作六經中說以拯將墜之敎其門人之高第者皆為唐輔相而不能尊大師說昌黎氏復無一言以稱之其於孔子之道有所未至者邪文公去聖最遠卓然奮起與四賢者並驅而爭先排斥佛老而躬踐其言後世無加焉五賢之事業於孔子之道固

其先後子大夫明乎先聖之術願次其優劣著之于篇毋讓

問中庸曰自誠而明謂之性自明而誠謂之敎然則誠而明聖人之性也明而誠賢者學之所至也夫聖人之性果學而能至必由何路而後及焉

問尚書省郎官之職歷代以來廢置不一至唐室而後大備故有二十四司之目天下之事無不總焉五代多故其制遂隳今唯鹽鐵度支戶部銓筦數職其體尚存

他皆列為閑曹殊無吏責國家欲悉復唐舊儀者或謂煩而寡要因仍五代又曰草創非古揆今之治何者為宜

問親蠶之禮廢之久矣今欲舉而行之則患歷代沿革之儀未能折中願條其當今可行者著之于篇庶稽參而用焉

五賢贊并序

余既新夫子之宫乃繪諸弟子及左氏而下釋經諸儒

于東西序又圖孟荀揚王韓五賢於書樓之北壁遣人自國庠得前人所撰孔子弟子暨釋經諸儒之贊署於其側獨五賢者無贊焉諸生欲其速備也亟請鄙文以補之余惜其缺諾焉而不敢讓既而嘆曰夫五賢者聖人之亞學者之師諸生姑欲速一時之備使余不暇求當世能文者為之辭而輒易言之世且譏我諸生豈愛我哉雖然孔孟之道堯舜之德而塗巷之人亦能稱誦之同推其善而已矣知我者宜恕焉

孟子

昔周之衰仲尼已矣戰國相圖唯利之喜諸子紛紛乘弊而起聖賢之道實生荆杙其誰闢之獨我孟氏堯舜吾吭仁義吾菑芟楊翦墨路擴如砥驅彼後覺一趨聖軌惟先文公盛道其美存而醇者孟氏而止欲觀聖人必自孟始較其大功葢禹之比嗚呼賢哉道孰可擬孔子之後一人而已

荀子

諸子之興實自周季各持其言求售于世六國好權遂甘其說或寵而師或瑣而位吾道日昏斯文將墜時則荀卿力攘衆偽述數萬言以見其志區判儒墨統維仁義時或用焉至王則易文公之篇論亦云至始考其辭若不醇粹及其要歸鮮與孔異雖小疵焉道則奚累軻雄之間在我無愧

揚子

書煨秦火鬱而未光在漢之武始焉表章去聖云邈微

言孰詳人各名家尚迷大方及其季也篆刻相攘賢乎子雲翼然高翔學通天地道該帝皇筆之于書德音洋洋周孔之法弛而再張鄙哉史堅而不自量非聖作經引爲謗傷經者伊何乃道之常苟能明道胡用不臧豈比吴楚僣號稱王一時之訾萬世之長故嗣孔孟曰荀曰揚

文中子

炎劉既終天下幅裂擾焉及隋人命將絶時亦有文甚

乎剽竊人不知非萬塗一轍大道之鬱幾乎息滅伊我
仲淹獨參聖哲遭世未夷教其可闕乃舉大法備於中
說續彼六經紹孔之烈斯昔師荀實相秦孽叛師之言
儒坑書爇胡為房魏佐唐稱傑達不稱師惟德之劣彼
誠可罪在我奚缺荀之非孟恣其毀媟終孟之道與孔
並列文公不言是非孰别學者之疑茲焉可决皮子之
碑司空之碣惡可誣哉萬古昭晰

文公

有唐之隆天下一字滯焉以興弊焉以補獨時之文蕩無所主不淪沈謝則入徐庾其徒實繁罔不自許獨吾文公惟聖是矩挺然一變而至於古道古之道語古之語學者靡然始師而附朱翟塞塗縏孟之禦去聖非遐力則易舉熾哉佛老亂我中土驅彼世人日陷邪蠱作蠹千祀其孰敢侮獨吾文公既攻且拒以身扞之啇亦云忤流離炎荒道行躬苦否則諸夏化爲夷虜惟荀與揚功實未伍肩孟其誰不曰吾祖

三賢贊 并序

文正王公葬鄭州新鄭縣之臨洧鄉而與鄭相子産唐相裴度之塚相左右其弟刑部侍郎致仕子融乃繪三相之像置於墳之僧院而屬余以辭故為三賢贊云

子産

猗與國氏惟鄭卿臣屈佐列國道尊四鄰鄉校勿毀否吾可詢輿誦勿斥誨吾益諄不改其度而終感民及其亡也如喪所親昔吾夫子事若天倫曰古遺愛噫云不

仁東里之舊清風未泯九原可作吾從惠人

裴公

猗與裴公唐相之賢忠義獨出誠貫于天胡哉章武言行計然誓平蔡賊不與俱全卒殲大憝再清幅員身繫安危凡二十年江左王謝胡能比旃晚留東都放懷林泉進退之節公無少愆使公而在吾其執鞭

王公

猗與王公佐我宋基股肱兩朝言臯行夔獻后稱制政

由房帷公時挺然惟政是毘竄姦進良遂光重離其重如山烏可妄移其平如衡烏可妄欺被公恩者終身莫知噫公之道真相之為公今亡矣吾安倣之

故衛尉卿贈兵部侍郎高公寫真贊

元精之生其稟固異傑才之出在時為瑞貌正而和氣清而粹凜然乎神瞭然乎視其可繪者外也老鶴之軒昂兮孤峰之聳峙其不可繪者内也大易之淵微兮素書之奥祕其人雖亡其形則傳瞻之仰之何窮已焉

揚州蓮花漏銘

慶歷六年五月日揚州新作漏刻成知軍州事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韓某乃為銘曰

天運雖大信則不渝智者善作器乃冥符以漏考辰始乎渴烏以箭定刻發乎金徒覆視晷景弗差毫銖節候既正鼓鐘以孚晝訪爾治夜安爾居政則不怠監哉挈壺

祫享樂章二首

捧俎奏充安之曲

嘉牲在俎廣樂在庭其所將者曰躬曰誠神兮來歆以
妥以寧以錫壽嘏惟皇是膺

僖祖奏大基之曲

猗我僖祖德潛而充慶之所基日茂以崇施及後嗣天
命有融廟樂載之播於無窮

嘉祐明堂樂章一首

皇帝詣罍洗升降奏儀安之曲

嚴父配天孝乎明堂盥奠升降詣音以將天步有節帝

容必莊辟公憲之禮無不臧

唐太子太師贈司空鄭國魏公贊并序

唐相鄭國魏公魏之曲城人也以命世之才逢不世出之主專以仁義之道切磨規諫欲俾厥后坐肩唐虞謂守文之難過於創業帝用其説不四三年遂興太平較其大功不下房杜大名之學有鄉賢堂葢以故丞相文正王公忠愍寇公尚書忠定張公侍郎王公崇儀柳公皆文武鉅賢出吾里中圖其儀形而尊祀之以起生徒

之志誠盛事也然唐距本朝為最近若鄭公之德業閎大超然獨出得不為鄉賢之冠乎其可遺哉余求得其像建堂于宣聖殿之北鄉賢堂之南以完其美昔成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今夫學者既得良師友朝夕講習開益以進其善又觀所圖吾里之賢者隆名偉蹟卓然不泯之如此豈不思曰彼能之吾反不能哉亦在乎勉之而已系而為之贊曰

猗唐魏公相于太宗諫勇賁育切摩上聰術則仁義道

惟大中堯舜我后臯夔我躬遭會真主言行計從引金自況謂公良工以公喻鑑煥乎吉凶君如是聖臣如是忠宜不朞月亟成治功高視三代誰其比隆惟魏之學鄉賢是崇圖祀者五誠德之豐公實生魏羣賢之雄尊近貴遠教斯未充吾得公像載㪚儒宫義一為勸禮增有容學者来視以嚴以恭高山景行衆發其蒙有美魏都大河注東如公之名滔然不窮

安陽集卷二十三